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四四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宋 朱熹纂集

……一

宋 李幼武纂集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宋名臣言行錄

傳記類三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十卷後集十

四卷續集八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

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別集外集李幼武

所補編幼武字士英廬陵人據其續集序文

蓋理宗時所作其始末則未詳觀其外集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

錄皆道學宗派則亦講學家矣趙希弁讀書

附志載此書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計之實七

十五卷殆傳刻者誤以五為二歟朱子自序

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有裨於世教

於是撮取其要聚為此書乃編中所錄如趙

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

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揚以任序謂是

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

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為名以藏偽有敗而不敗者其置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考呂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集祖謙所見係前朝集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庵集中亦有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錄一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子原自不諱講學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又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鈗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

朝之前士英所編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缺殘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為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輯本意非為廣聞見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為非今其間呂夷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臂懷金之恥蘇子瞻蘇木松鹽等事亦無甚闕繫若此者蓋不一也李居安所謂翦裁纂要是之謂歟嘗見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錄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畧具於斯旁資檢閱固亦無所不可矣幼武所補大抵一步一趨無甚出入

其所去取不足以為重輕以原本附驥而行

今亦姑並存之備考核焉乾隆四十四年正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原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
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
其始終表裏之會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常病之
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
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一

宋 朱子 纂集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太

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

普意其有冤啟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家求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

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

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

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

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

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

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

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

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

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

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

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

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

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

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

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

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

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

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鄉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三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並凍

水記
聞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婢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四

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

邵氏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

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記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

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

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

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

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五

公論事中不辨也

聞見錄

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

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

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

稱職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

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

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

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並記

聞

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

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嘗與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

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

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六

塞破屋子矣

楊大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

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普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曰太祖太祖曰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

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

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談苑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記聞

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七

於王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奏其庇吏受賕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為相以天下為己任沈毅果斷當世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

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並記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八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為辯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上

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悟大事夙夜
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
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適
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
過哉上于是釋然

沂公
筆談

李繼遷擾邊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滅
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

玉壺
清話

曹彬 濟陽武惠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九

字國華真定人事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配
享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
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
既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記

大舉伐蜀以王為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
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

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

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刈校皆求
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
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
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
得全斌等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瞻仁瞻歷詆諸將
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
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

充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
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
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瞻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所
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

李宗諤
撰行狀

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
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諧言
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

焉遺

仁瞻自劾南獨先歸闕乞見愍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

太祖笑謂曰納李廷珪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

誰耶仁瞻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

彬一人爾記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

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

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一

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

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

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

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

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

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

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

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

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

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

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

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

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晉公
談錄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

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三

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

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

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

家著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

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

南平聞見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

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觀至仲

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郎君到

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

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

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

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

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

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

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三

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

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

有不虞咎將誰執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器懦夫女

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

檣致輜重登舟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貴特

鮮矣

談苑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

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

歸舟中無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

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

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

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

聞記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四

恩禮愈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

上曰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

可更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

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

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

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聞記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

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

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于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如此者八年狀行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記聞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五

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簞而已玉壺清話

為樞密使向敏中為副使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

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庫未備或道途邊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更無它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眾酷類先君復果于戰鬪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六

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今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此涖水燕談

范質 魯國公

字文素大名人登後唐第相太祖官至太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

言它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求蒙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封丘

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

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

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七

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木短

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

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

定是為刑統聞見錄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

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

而書之慮臨丈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自識大體

吾不如也質果為名相談錄

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

為急求蒙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

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

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

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溥等皆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

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八

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

不退質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

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

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

欠世宗一死耳聞記

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

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

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

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

龍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

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

夷居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

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

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

行而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十九

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

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眙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

定式

筆錄

公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

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

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

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

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實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弟儼侃

偁儻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

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

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

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二十

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

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

是大重儒臣矣

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

失既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

以前朝學士惟實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

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金坡遺事

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問其過一日召

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

言普開國元勲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

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

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

有憾于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

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

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卷一

言之驗也

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

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

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

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

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寶

儀之速耶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

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並蒙

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

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

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

筆

儼尤善推步星厯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

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

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

星果聚於奎

玉壺清話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卷一

實稱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

怡聲下氣褒讚捷給稱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

之甚獨不懼于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為涇州

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

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稱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

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

左右思聞直言耳

錄

儀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